



“草原部落”黑马文丛 ● 贺雄飞 主编

深呼吸

下

张建伟 著

血与火的中国政治改革揭秘
中国第一名记者的传奇遭遇

未曾公开 的 新闻内幕

经济日报 出版社



“草原部落”黑马文丛·贺雄飞/主编

深呼吸 (下卷)

——未曾公开的新闻内幕

张建伟 著

经济日报出版社

前　　言

新闻记者及其报道很难成为学术研究对象，除非他和他的报道已经构成一种“新闻现象”。在中国新闻史上，似乎只有范长江及其报道有这样的资格。这不是说新闻报道“低人一等”，而是因为它天然具有这样的特征：新闻报道只有一天的生命。它每天都和昨天说“再见”，然后义无反顾地为读者再去弄只够佐餐一日的“精神食粮”。这是它的局限，更是它的使命和光荣。

因此，“张建伟及其报道”虽然常有风光的时候，能够得到学术般的青睐，却被我自己认为是铁定的妄想。

忽然有一天，我在外地接到一个电话：广西大学新闻系研究生肖泳，已经在北京等了我一个星期，一定要见我一面，因为她的硕士毕业论文题目，赫然便是“张建伟及其报道”。传达电话内容的好友说：“你回来见人家一面吧！人家大老远来的，好几千里地呢！”

不仅道路遥远，其研究亦很艰难，让我感动。后来我见到肖泳才知道，她为研究“张建伟及其报道”，在广西大学图书馆中，像侦探一样搜寻有关“张建伟及其报道”的一切资料和相关文字。到北京后，一时找不到我，便又在离北京图书馆最近的地方，租了房子，然后每天扎进图书馆，继续寻觅。“但收获不大，”她说，“在图书馆收集的有关你的资料还是太少。”

肖泳的苦恼提醒了我。实际上，近几年来，不是她一个人遇到这样的苦恼了。我经常接到各大学新闻系老师、同学和一些地方报社领导的来信，一般是这样几个要求：“我们大学的新闻系开设了‘张建伟及其报道’的专题课程，同学们很有兴趣，您能来一趟，讲一讲吗？”“我的毕业论文是研究您和您的深度报道的，您能给

我‘指点’一下，并提供一些相关资料吗？”“我们的报社最近正在搞业务研究，大家一致请求，您能来讲一讲。”这都是正式的要求。也有“谈天说地”的：“最近我们的老师在讲授有关您的报道时，讲了许多有关您的传闻，我们都特有兴趣。这些传闻，您要来亲自‘证实’一下该多好！”对所有的这些要求，我几乎一概婉谢了。好在都是信件，我可以找到许多推脱的理由。但面对肖泳这样执著地“不见到张建伟誓不罢休”的研究生，我没辙了。

那天，我根据肖泳的提问，大概进行了两个半小时的“答记者问”。她的问题很多很细，诸如我的出身、成长经历、每一篇深度报道的诞生过程及其引起的轰动或研究争鸣、报社的环境、我的个性对我的报道之影响，甚至喜欢谁的哲学，为什么要研究历史，等等，等等。看来她真的要把我研究个“掉底儿”了。

我很高兴没有被问倒。这全有赖于我正在写着这篇前言的《深呼吸》。肖泳问到的或没问到的有关“张建伟及其报道”的一切问题，都在这套书中。实际上，本书正是为大学新闻系学生、各报社新闻从业人员以及对传媒业有兴趣并喜欢写作的人们而写的。

我肯定，在有关新闻的专著中，还没有一本书采用这样的体例。我把有关我自己的曾经赢得轰动并引起研究兴趣的作品、该作品诞生的经过、有关业内专家的研究以及我自己的体会，都围绕着那一篇（组）报道再现了出来。它可以说是一部“本报内部消息”，是“未公开的新闻内幕”。例如，对我已有定评或引起巨大争议的《玩命地干，拼命地玩》、《大学生成才追踪记》、《第五代》、《命运备忘录》、《1992年度两会深度报道》、《大邱庄内幕揭密》、《第三次解放》等等，都以分章的形式做了分年度的编排、再现。这样，我希望它不仅引起业内人士的兴趣，而且对非业内的读者，也是一本读来有趣味的书。它再现了当年，并讲述着“过去的故事”。

当然，一个记者，当他的思考和实践超越了“只有一天生命”的新闻报道时，报纸便不再可能用“一天的时效”来规定他的写作。

他信马由缰，在他种文字体裁中放纵驰骋，希望跑出一片新天地。我相信，这也正是已经成为记者或即将成为记者的一切“写字”的人们所追求的境地。记者—作家—学者，如此三位一体，是我的宿命。

一个月前，肖泳小姐带着他采访张建伟后的“收获”回到大学。我不知她是否满意，这个张建伟是否真的值得成为她硕士论文的题材。但愿她对张建伟及其报道不仅有真诚的喜爱，更有严肃的批评。

这也是我对所有喜欢我作品的人们的真诚希望。

张建伟

1997年12月于北京

目

录

下卷 未公开的新闻内幕

第一章 初次下潜

我的 7000 字的稿件，只剩下了一行！一行——想
想看，这比枪毙了我的稿件还让我难受！我写了 7000
字，只有一行是符合见报标准的。我还有什么资格当
记者！

□假如我去养鸡	(3)
□从编辑到记者	(7)
□第一个“头条”	(9)
□小卒挂帅记	(11)
□字纸篓里的“垃圾”	(14)
□渴望蓝天	(17)
□珍惜这种渴望吧	(20)
□杂感式报道	(21)

□ 无形道道关, 才干难施展	(23)
□ 穿越“虚空”的信息流	(25)
□ 玩命地干, 拼命地玩	(27)
□ 非驴非马是骡子	(32)
□ 关于新闻时代感的一点体会	(33)
□ 共性·个性·时代精神	(36)
□ 铁肩担道义	(39)

第二章 上帝管两头, 我管中间

名记者之所以“名”, 不仅在于他天然对社会生活的实际, 比起编辑有更多的了解, 更在于他能够经过艰苦的独立思考, 对生活中许多人们已经熟视无睹的事情, 赋予一种深刻的背景和意义。有这样一句话值得我们回味: “不要试图去寻找什么重要新闻, 而要努力使新闻重要起来。”

□ 在南下列车上	(43)
□ 怎样成为名记者	(45)
□ 变阻力为推力	(54)
□ 黑色幽默	(57)
□ 爱情的结合点	(60)
□ 崭露头角的“三味真经”	(62)
□ 咬定青山不“放松”	(66)
□ “巨人的肩头”在哪里	(69)
□ 阳光下的阴影	(72)
□ 成才环境的全方位视角	(75)

□ 未曾预想到的轰动	(79)
□ 一篇(组)好报道从哪里来	(81)
□ 这里,是一个突破口	(85)
□ 张建伟模式	(89)

第三章 重现“第五代”的十天

我们很快写出了第一稿,李大同说:“不行!”
我面对那“不行”的稿件,继续耕耘。
终于有一天,我听到李大同说:“差不多了。剩下
的是我的事了。我要再把它改得天衣无缝。”
我几乎幸福得要栽倒了。

□ 操戈圆明园	(91)
□ 偶然的机遇	(95)
□ 第一天:夜访杜厦	(97)
□ 第二天:穿越时空的探视	(98)
□ 第三天:飞车入京	(100)
□ 地下“苦囚”七日记	(102)
□ 瞄天过海	(103)
□ 第五代	(105)
□ 中国青年报万岁!	(120)
□ 迎接挑战	(122)
□ 第一部新闻作品集	(127)

第四章 MBA 在中国的命运

《命运备忘录》问世的当天早晨,那份《中国青年报》就放到了国务院总理的办公桌上,否则,我们不会

那么快便接到了通知：国家经委等七部委首脑，为MBA问题，要求与《中国青年报》对话。

- 活人死了 (130)
- 魂困大连城 (131)
- 死中求生 (132)
- 命运备忘录 (135)
- 与七部委首脑对话 (150)

第五章 深度报道的诞生

1985年12月，深冬季节，中国青年报深厚的土壤里，播下了一粒新种子，后来，人们给它取了个名字，叫深度报道。春华秋实，十度寒暑，如今，它已经根深叶茂，中国新闻界普遍承认，中国青年报是深度报道的诞生地，同时，一个更为重要的评价是：深度报道，是中国青年报复刊以来最辉煌的成就之一，也是中国新闻界在新的历史时期最值得记忆的成果。

- 举国深呼吸 (152)
- “保胎”记 (162)
- 从宣传到报道 (165)
- 我们是记者，我们写新闻 (170)
- 深度报道浅谈 (178)
- 深度报道的诞生 (186)

第六章 面对太阳大写意

说来奇怪，越出现在挑战面前，我应战的能力似乎

便越强。从总编辑作出决定的当天晚上开始，我连续采写出6篇“主旋律报道”。后来有人告诉我：从我推出头几篇报道开始，参加两会报道的记者中间，便刮起了“张建伟旋风”。

- 1989～1991：故纸堆中 (187)
- 春天的主旋律 (188)
- 两会：高层公关行动 (191)
- 广东情结：两会“磁力效应” (193)
- 尺子？尺子……尺子！ (196)
- 拿来？拿来……拿来！ (199)
- “跟着张建伟！” (202)
- 张建伟：面对太阳大写意 (203)
- 关于会议深度报道致王晓辉的一封信 (208)

第七章 探视农民帝国

报道发表后的第三天，我刚从北京回到天津，禹作敏的电话忽然打到我家。

“你能再来一趟吗？”

“怎么啦？”

“大邱庄让武警给包围了。”

我大吃一惊。“怎么回事？”

“你来了就知道了。”禹作敏说，“顺便问一句，你是不是上面派到大邱庄卧底的？”

- 云里雾里大邱庄 (214)
- 奔驰600：大邱庄图腾 (221)

□ 反弹琵琶不走调	(225)
□ 经济政治学	(229)
□ 钱围着人转，人围着钱转	(233)
□ 人才归之如流水	(238)
□ 新潮着，同时也传统着	(242)
□ 这一个农民不是那一个农民	(247)
□ 再访大邱庄	(250)
□ 瞧，那个农民的办公室	(252)
□ 农民帝国的覆亡	(255)

第八章 第三次解放

还是没有轰动，还是甚至没有读者理睬。

我觉得，对这样的结果，最伤心的就是我。从开始设计到最后完成，投入心力最多的是我，因此最期待它成功的也是我（尽管在采访时，我去的地方不如其他记者去的地方艰苦）。我对比着我执笔策划的《报道方案》，心里在呼喊：“我们到底在什么地方出错啦！”

□ 再向深度报道挑战	(260)
□ 艰难的采写	(263)
□ 烧出来的“一个农民”	(266)
□ 第三次解放	(267)
□ 总算有了点声音	(286)
□ 你到底要什么？	(291)
□ 高级记者与范长江新闻奖	(298)

第九章 思想的季节

那真是一个思想的季节。整个中国新闻界被新思想的光辉笼罩着，不仅我一个，一大批记者写出了一大批有思想深度的报道。《红色的警告》、《鲁布革冲击》以及政论式报道《中国改革的历史方位》等等。当我们今天要跨越这段历史的时候，我们不得不想一想，在那个思想的时代里，那些记者是如何看待“思想”和“事实”的关系的。

□“冰点”打劫一块“冰”	(301)
□原告：怎样？到底怎样？	(303)
□被告：默认？还是回应？	(308)
□一个编辑的说法	(310)
□心事浩茫	(339)
□思想的季节	(341)
□大辩论没带来大变化	(370)
 后 记	(372)
附录 张建伟部分新闻报道目录	(374)

下 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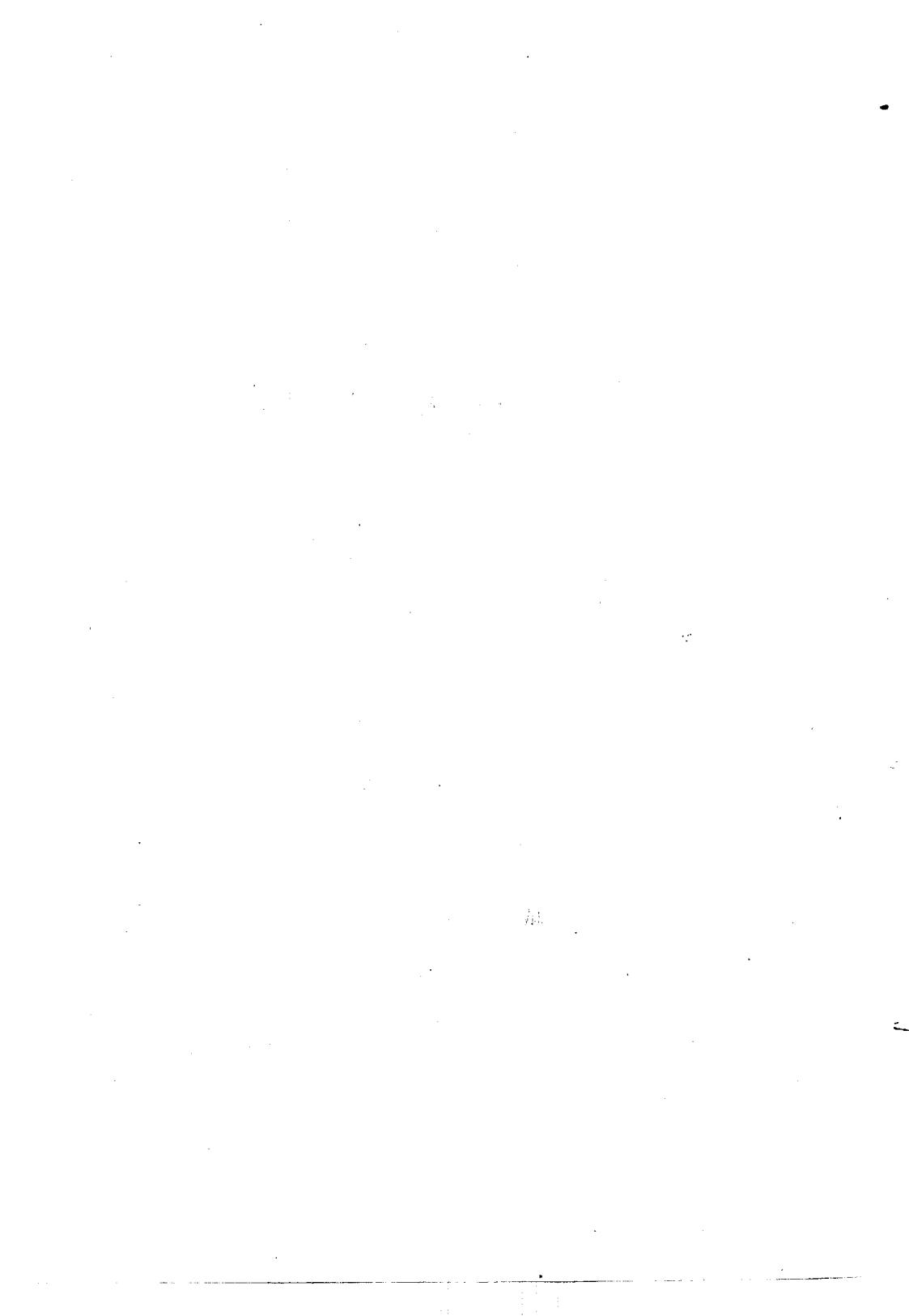
未公开的新闻内幕

这是中国独一无二的一位记者写出的一部独一无二的书。

——主编手记

我当然希望正在学新闻和正在搞新闻的人都能读到这本书，并以此为基础，展开对“张建伟及其报道”的批评。它确是“独一无二”的，或能成为新闻讲坛上的一个话题，报业同行超越“张建伟及其报道”的一块垫脚石，普通读者对“新闻内幕”感兴趣的一系列故事。

——作者手记



第一章 初次下潜

我的 7000 字的稿件，只剩下了一行！一行——想想看，这比枪毙了我的稿件还让我难受！我写了 7000 字，只有一行是符合见报标准的。我还有什么资格当记者！

假如我去养鸡

见异思迁是俗人们的天性，为圣贤所不齿。古希腊时，一位青年一心成圣，师尊德谟克利特，追求不朽功业。一天，师生二人和一头猪同船旅游，荡舟海上，忽遇狂风，只见明浪暗涌，将小船撕扯，往漩涡里拖。学生大惊失度，面若死灰，拉住老师颤声道：“我们就要死了吗？”老师沉声反诘：“尔不想成圣贤耶？”学生道：“天欲我亡，圣贤何益？”老师不禁长叹一声，执学生手而至船尾，见那头猪正埋首沉睡，虽狂风巨浪而本性不移，超然如初。老师于是现场授学曰：“方此乃圣贤之态也！处变而不惊，见异而不迁，汝能持否？”学生顿悟：“惭愧，吾不如猪也！”盘坐于猪侧，见贤思齐……

古希腊的圣贤榜样使我亦感惭愧。15 年前，1983 年，我也有一次见异思迁的经历。其时，我已大学毕业，跻身中国青年报社，日夜笔耕如喘牛，除赢了个衣带渐宽，将近两年时光，一无所成，虽整日在京都厮混，却大有良辰美景奈何天的感慨。只是周日，我才有些许的活气，因为我知道，今天又可以随着二叔去大吃一顿了。二叔正正经经是一个农民，虽说不过是个养鸡人，但已俨然私营企业的规模，无京都户口，却有钱常住。每到周日，他便唤我出来，到

北京的八大楼以及新开辟的著名饭庄去做口腔的巡礼，不过一年光景，已吃得没了生疏的场所。

我记得真切，那天我们坐进了萃华楼，点了一盘油焖大虾，一盘芙蓉鲜贝，一盘香酥鸡腿和一碗漂着一只王八的汤。我闷头吃，二叔却很少动筷，只一味地喝酒。每当我劝他吃，他便说，“你吃，你吃，我不爱吃那东西。”然后再讲一段他几十年经历中的一节或一段人生哲理。例如，他说，在他穷困潦倒时节，举凡救助过他的人，哪怕一水一饭，他都不忘记，一有机会，便将大把的票子送去。又如，他说穷的时候，有孝心也难以行孝，后来有了钱，便补偿。奶奶年事已高时，记忆已经不行，仍爱赌牌，每当此时，二叔便揣着一沓票子，伺候在奶奶身后。奶奶总是输，每次输时，便回头对她的二儿子歉意地一笑，说，“又输了……”二叔便赶忙说：“不碍，不碍，接着打，接着打。”同时把钱递上去。奶奶去世时，正值盛夏。乡下的风俗，停灵日久，方显大家族的气派。但乡下无冰，尸体欲腐，二叔便命人将县城冰厂制做的冰棍包了3天，日日冰着奶奶的尸身，直至下葬。他讲这些事情时，虽不动声色，却听得出透着自豪。

那天的几份大菜，我连一半也未吃完，二叔便买一个大食品袋，命我装走，说，“饭菜是不能浪费的。我讨厌浪费。”于是，那天的晚饭，我便邀同宿舍的二位好友一同吃萃华楼的剩菜，好友们大喜，居然辅之以酒，一醉方休。杯盏狼藉，自然不及收拾。不料，居然因此出了大事，险些促成我一次人生的转折。

第二天，一位报社领导巡视宿舍，发现了我房中的“风景”，并未置一词。但几天后，有口风传入，说，“像这样的大学毕业生，整天花天酒地，有什么资格做报社记者！”想我一个出世不久的穷学生，领导居然对我如此看法，还有活路吗？于是思前想后，决定另谋出路。而且，有二叔的榜样，想我若经商，也一定有个人样。于是一过周日，我便直扑二叔下榻处，劈头就说：“我想跟你一起干啦！”并讲了原委。二叔沉吟良久，“今天不下馆子啦，弄几瓶水果

罐头吃。”“怎么啦？”“不怎么，吃腻了！”便找来两把叉子，叉一块水果，喝一口酒，闷了好长时间。我不知他的态度，心中生出急躁。忽然，我见二叔咧开了嘴巴，将手伸进去，如是者再，那嘴便成了一个窟窿，而手中多了两排假牙。

这时，二叔说话了：“你看到了吧？”

“怎么搞的？”

“让人打的！”

“哪？”

“在监狱里。”

“你进过监狱？”

“不止一次。”

“为了什么？”

“那年头，为了有口饭，我沿街卖布头，只要被抓着，就会进去……我是死过几回的人啦！”

我不禁默然。这时，二叔把假牙用水洗一洗，又装进嘴里。

“算起来，就为了糊口，我在狱中的时间和自由的时间一样多。”

他缓缓地讲着，早已没了愤怒和不平，“原先，像你一样，我也有个北京的户口，有个好职业，但一进监狱，这一切全给吊销了。几年前，我被平反，这一切又都给了我。收到户口和职业证件的那天，我放声大哭，然后，把这梦寐以求十几年而复归的东西撕了个粉碎！它们补偿不了我！它们安慰不了我！我他妈的还经商，还办厂，就以一个农民的身份！我他妈的成功了！可是……”

他突然拿眼盯视着我，“你也要干这种下三滥的行当吗？”

我没有回答。我已经答不上来。我热泪涟涟。

二叔却接着说，“是下三滥的行当！你别干这个，你缺钱花，来找我要。你是我们张家祖祖辈辈才养成的头一个秀才，到今儿个也是唯一的一个。祖宗等着你辉煌辉煌呢，何必跟我走？！”